

拉黑子 ·
達立夫的
藝術行旅

以藝術傳唱部落

文 | 錢麗安 攝影 | 薛展汾



一個曾經以為全世界都說阿美族語的年輕人，在都市裡取得令族人羨慕的社會地位，卻選擇回到部落歸零重來。他把阿美族文化中的智慧，與對自然環境的觀察，以刀斧鑿出現代阿美之聲，他是藝術創作者拉黑子·達立夫。

在 1993 年，拉黑子回到熟悉的台北，舉辦他的第一次個展「驕傲的阿美族」，展出的作品看不到原住民作品常見的圖騰和符碼，以漂流木為主的展品，線條簡潔大器，又帶著點抽象味道。

「這是原住民創作？」對於參觀者頻頻發出的疑問，拉黑子沒有多做解釋，反而對著媒體，大談正如火如荼開展的原住民正名運動，以及部落、土地、環境、生活與傳承等議題。

1998 年拉黑子以漂流木為優人神鼓打造可以承受百斤重的鼓座，優雅的線條結合優人擊鼓展現的力與美，成為當年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吸睛亮點；1999 年他在太麻里海邊以巨型漂流木裝置，與上萬人共迎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2010 年，台北關渡美術館裡讓人為之驚嘆、以三千隻沿著太平洋岸撿拾而來的廢棄拖鞋，組合排列出「Fali-yos 颱風計畫——消失後的入侵」，展現他將創作視野慢慢從族群文化擴展至整個地球環境與生態的企圖，進而入圍當年的台新藝術獎。

「為什麼我的創作必須與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有關？我的作品都在打破這個觀念，這才是創作的意義。」為了這個信念，拉黑子選擇把時間放長，以十年、二十年的漫長時光，來說一個創作故事。

在花蓮豐濱港口部落成長，國中畢業便離家到花蓮當木工學徒的拉黑子，這才發現這塊土地上，原來除了原住民還有這麼多不同的人、說著不同的語言共同生活著。不會說閩南語、看不懂複雜的國字，但對一切總是好奇的他忍著身體與心靈日復一日的飢餓，睜大眼睛四處探索，希望為自己找出一個有意思的未來。

「我人生第一個轉折，是認識一位非常擅於畫畫與設計的聽障孤兒。」笑稱自己沒有繪畫天分的拉黑子，卻在十五、六歲受到這個朋友激勵，決定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設計師，即便隨後因生活的變動，陸續跑過遠洋漁船、做木工、跑工地，但「成為一名設計師」的念頭始終沒有改變。



■為什麼我的創作，
必須與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有關？
我的作品都在打破這個觀念，
這才是創作的意義。



由北發光

通往設計之路

和許多部落年輕人一樣，退伍後拉黑子到台北工作，只是他很快便發現，都市光鮮亮麗背後的心酸，跟他想要的不一樣。

拉黑子向父親借了七千元，上完兩個月的基礎室內設計課，就在家人的不諒解中，過著投靠在不同工地的同學、弟弟的流浪生活。白天族人到工地上班，他就把工寮門拆下當桌子練習繪圖，喝水充饑。後來在一次機會裡，他以「只要給我一個便當，不用給我薪水、免費打掃辦公室、跑工地。」開啟他的設計大夢。

大量原文設計書、留洋的設計師，打開了拉黑子的眼界、培養了他的設計眼光，跳過文字的限制，拉黑子直接以影像學習，再一遍遍反覆鍛鍊。漸漸地，他開始有了收入，生活有了大幅改善。但他發現身邊的族人依舊在工地間遷徙，加上長年獨自在都市闖蕩的孤單與壓力，以及當時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族群議題，讓拉黑子不斷自問「我是誰？」

在一次日本旅行中，拉黑子望著博物館展出的台灣原住民文物淚流滿面，「這些物品在國外被當寶物，我們卻不珍惜。」加上經常帶客戶參觀進口家具設計店，「台灣的設計在哪？」的疑問也慢慢在心裡發酵。

走讀部落

1990年回到部落後，拉黑子以腳走遍整個東海岸，以勞動、汙水體悟阿美族不同部落的文化意涵，與常年觀察東海岸的變遷，匯聚成最重要的創作養分。



01 台東東河部落

早年因馬武窟溪河海交界的豐沛漁獲，東河部落的祖先沿著溪右岸的台地定居，進而孕育出龐大的東河部落，阿美族語稱 Fafokod，意思是撒網捕魚。近年衝浪風氣日盛，東河部落沿岸出海口、金樽海灘等都被譽為最佳衝浪地之一；東河橋下也有竹筏划遊活動。



03 台東比西里岸部落

位在三仙台北側，早期曾發現羊的蹤跡，因此部落的藝術工作團隊曾以漂流木創作木藝羊作品。近年來在社區推動下，協助部落少年將海邊漂流的浮球做成鼓身、以羊皮為鼓面、漂流木為鼓架，成立 PAW-PAW 鼓樂團，成為當地一大特色。

02 台東都蘭部落

都蘭 ('Etolan) 部落背倚阿美族聖山都蘭山，面對浩瀚太平洋，擁有珍貴的都蘭遺址與天然景觀都蘭鼻。十餘年前開始有藝術家匯聚於閒置的新東糖廠，進而成為東海岸重要文藝重地；近年部落青年也開始舉辦音樂節，展現部落之聲。



04 花蓮港口部落

位於秀姑巒溪河口北岸、東海岸中心點的港口部落 Makuta'ay（混濁之意）是東海岸阿美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青年階級至今仍保有嚴謹的八個年齡階級制度及每年初夏的海祭、夏天的豐年祭傳統。



行走思辨

回部落，歸零



「做田野調查是藉口，目的是找回自己。」近三十歲回到部落的拉黑子，在父母的擔憂與族人的議論中，過起看似散漫其實規律的生活。他試著從環境切入，重新認識文化的源頭，並透過身體的勞動，找回與環境、土地的連結。

因此，他開始在部落內撿拾，搬回早年建屋的廢棄老木頭，順帶找回阿美族獨特的榫接工法；在田野中挖出散落的碎陶片，再由老人口中將古早文化一一拼湊出來；頂著烈日在海邊、溪流，搬運漂流木，透過身體的勞動與思考，理解祖先的生活與想法。最後，透過這些行動建構出新的文化觀。此外，部落老頭目 Lekal Makor（勒嘎·瑪庫）的一席話，也深深影響拉黑子，他說：「你們再不回來，就會找不到回來的路。」

「在我們阿美族的語義裡：坐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沒錢，卻滿腦創作慾望的拉黑子，從海邊搬回漂流木，用設計專長加上想像力，以及漂流木不同的紋理、硬度等特質，創作出各式造型的椅子，再透過展覽，呈現不一樣的創作觀。

在部落，拉黑子自告奮勇到學校教授木刻藝術，並號召部落年輕人回鄉。拉黑子認為，透過藝術，不僅與族人一起找回最美好的傳統，還透過學習、包容與反省，展現現代的阿美族藝術。

自然思索

要向大自然學習，拉黑子說，不管是漂流木、太平洋、海岸山脈，只要用心觀察，就能從中得到啟發，對生命的價值就能產生不同的看法與收獲。



05 台東八仙洞海灘

位於著名長濱遺址八仙洞下方，屬於礫石海灘，在長期受到東北季風與海浪的拍打侵蝕下，形成帶狀的海蝕溝，與造型奇特的海蝕凹壁，形成獨特的景致。



07 花蓮磯崎

磯崎海岸擁有東海岸少見、長達三公里的細柔沙灘，冬天因海底湧沙呈現黑色，夏季潮退後露出一片金色沙灘，是夏日戲水的熱門景點；南側的礁岩群上，常見遊客拋釣，或夜釣白帶魚。磯崎灣南側的大石鼻山步道，可觀察動植物生態和地形景觀。

06 花蓮石梯坪

有戶外地質教室之稱的石梯坪，海蝕地形發達，珊瑚礁、海蝕溝、海蝕崖隨處可見，壺穴景觀也相當美麗。而珊瑚礁群與熱帶魚群，也成為觀察潮間帶生物及潛水、磯釣的最佳場所。



08 花蓮水璉

水璉是由蒼翠山丘環抱、水璉溪蜿蜒流過的濱海河谷盆地，南方有著名的牛山，曾是水牛放牧區，春季時台灣百合開滿山頭，美不勝收；豐富的植物群相被列為台灣沿海自然保護區。由水璉到牛山的海岸，可享受春夏細沙覆腳、秋冬觀賞鵝卵石隨浪翻滾的奇特景觀。





時代聲音

今日的創造，明天的傳統

「我的作品為什麼要跟刻板印象的原住民有關？重點是我的創作，原住民只是身分而非全部。」曾經，拉黑子也特別創作帶有族群寫實人像的作品，打破一般人對他「只會線條、不會寫實」的批評，但這無法帶給他創作的衝擊與感動，也无法表達他心裡的話、以及所處的環境。

拉黑子認為與其討論什麼叫原住民藝術，更該問原住民背後的文化是什麼？因為文化的產生是透過環境孕育的，傳統有其時代性，今天的作為看來是現代，但一百年後呢？可能成為傳統的一部分，但也可能直接被淘汰。如果一味執著於特定的傳統，創新就變得不可能。

「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老學老人家在一百年前就做好的，祖先一定很期待我們去創造新的吧？」拉黑子說，就像樹要長果實，不甜沒關係，就算落在土裡也能滋養大地。

而在尋找創作靈感的過程裡，必定需要向外尋找新的養分，才可能回過頭滋養土地，這不僅讓族群向前邁進，更是延續族群傳統精神的關鍵。拉黑子認為只有在創作的創新上走的更遠時，部落才有機會吸收新的養分。他說，未經撞擊的部落，一定脆弱，反觀東海岸的樹，常年遭受颱風、季風的侵襲，紋路卻益發漂亮，硬度更佳。



漂流木人生信念

被颱風吹倒的漂流木從高山沖下溪流，也許被卡在某個石縫看似永不翻身，就像人生；但只要一陣大水再起，就能再次移動，也許被沖上岸、被發現，這就有無數展開新生命的可能，不然也會重新肥沃這塊土地。

拉黑子的工作室裡，堆滿各種「撿」來的創作素材，反映他長年對東海岸環境的思索與觀察。

繼以五年時間撿拾拖鞋做成「颱風計劃」，工作室的一面牆上整齊地貼著一幅幅色彩斑斕的作品，近看才赫然發現也是拖鞋，原來這是「颱風計劃」二部曲，拉黑子把撿來的拖鞋塗上油彩，連同當天撿拾的心情一起拓印在糖廠的廢棄布袋上。

另一頭則是從海邊撿來、數量驚人的瓶蓋，「瓶蓋是在保護我們喝到的水的潔淨，但當太平洋岸充滿了瓶蓋，怎麼可能保護我們的水？」

又如工作室中央一座寬面玻璃容器，裡面滿滿是海岸撿來的碎玻璃。玻璃在阿美族語中有著「鏡子、影子」

之意，當初玻璃與塑膠製品進入部落時，深受族人喜愛，因此紛紛丟棄傳統的珊瑚、瑪瑙，如今卻已找不回來。拉黑子把老人們懷念的物品撿回，卻拼不出以前的樣子的隱喻手法，反應環境變遷的問題。

採訪這天正逢部落豐年祭的第一天，常年關注部落事務，積極投身改革的拉黑子聊起目前停擺的教學工作，「我的階段任務已完成。」拉黑子說，放手是讓族人成長、不表示不關心，同時也讓自己開始做下一階段的準備。

「我必須自己先做，做好整個狀況，身體的能量，腦海所有一切，等時候到，新的力量才能散發出去。」**T**

